

王雲五主編。

人人文

特

號

孤女飄零記

下冊

夏羅德 布綸忒 著
伍光建 譯

臺灣商務印書館印行

羅德著
綸忒譯
光建

孤女飄零記
下冊

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

復刊 人文庫序

人文庫自民國五十五年始刊，迄六十二年終刊成者計達一千五百餘種。中分單號雙號及特號三種。單號每冊八元，雙號十二元，特號二十元。其種數之多，定價之廉，冠於全國。及六十二年秋後，紙張價格奇漲，且不易得，其他工料莫不稱是。人文庫原以廉價爲主，隨成本而增價，殊違本旨，不得已於六十三年元月始暫停新書之印行，即原已出版各書亦以售罄爲止，暫不重版。今歲三四月以來紙價工價雖平均較前增長百分之一百五十，然已漸趨穩定，籌謀再四，決從五月起，仍予復刊，每月新刊暫定爲十種，其原出各書，銷數較廣者，仍予重版，以應讀者需求。書價姑定爲單號每冊十二元，雙號十八元，特號三十元，所增雖僅百分之五十，而以視工料之增長百分之一百五十者，仍稍虧損在所不惜。

復刊以後，選材益加審慎，範圍亦日廣，除與英國之人文庫比擬，且後來居上。關於新知識之介紹仍略仿英國家庭大學叢書。又復刊新書之編著悉與原刊蟬聯

，設印刷工料不再增長，則由原刊之千五百餘種，不難與時並進，遞增至數千種，乃至萬種，使青年學子得以廉價盡讀有用之書，此則所殷望也。

又除單號雙號每種仍維持一冊外，特號因多載名著，爲存其真，必要時得分訂爲二冊以上，如十九世紀歐洲思想史卽其一例也。

中華民國六十三年五月一日王雲五識

第二十七回 生離

到了下午，我擡頭四面看看，日快落了，我問我自己道：『我怎麼辦呢？』

我的心裏答道：『立刻離開唐菲地方。』我自己又說道：『我不是洛赤特的新娘子，這一層不算什麼可悲的事。我作了一場好夢，現在醒過來，知道是一場空，這也不算什麼我還可以受；但是我立刻就同他分離，同他完全割斷關係，覺得受不住。』

同時心裏又說道：『你可以受得住；可以作得到。』

我又說道：『讓個別人來，用蠻力把我拖走吧！叫別人來幫我吧！』

心裏又說道：『不能，只有你自己，能把你自己拖走，別人不來幫你的；只要你自己挖你自己的右眼睛，你自己割斷自己的右手，只好叫你自己的心受犧牲。』

我立刻站起來，覺得頭暈，站不住，我覺得因為受激刺，心灰意冷，使我心裏作嘔；又因為我並未

食早飯，無飲無食入過口。我覺得最奇異的是，我一個人，關在屋裏，這些時並無人來過問，連阿狄拉並未來敲門，連弗菲士太太也沒來找過我。我開了房門，走出去，一面喃喃的說道：『倒運的人，是沒得朋友的。』這時候，我頭還是很暈；眼睛昏花，四肢無力，一出房門，碰見一個東西絆倒我，卻有一隻手，把我扶住；我抬頭一看，原來是洛赤特。他拿了一把椅子來，坐在我的房門口。

洛赤特說道：『你出來了，我等了你許久，細聽了許久：我卻聽不見走動聲，聽不見哭泣聲，再過五分鐘若是再聽不見什麼聲響，我就要作強盜，打開門闖進來。原來你躲我？獨自一個人關在屋裏發愁受苦！我寧可你走來斥責我一頓。你是有性情的人：我原盼望你要大發作。我是很預備看你大哭一場；不過我要你的熱淚，流在我胸前；現在是流在無知無覺的地板上，泡滿了無知無覺的手帕子。原來我猜錯了：你並未流淚！我只看見臉無血色，兩眼無神，卻並無淚痕。我猜你不是眼中流淚，是心裏流血。』

他又說道：『柘唔，你一句怪責的話都沒有麼？一點痛恨的意思都沒有麼？一句傷我感情的話都沒有麼？』

『柘梧，我並非存心有意要害你，我現在是說不出我那種傷心難過，你能饒恕我麼？』

我看見他的傷心悔過的眼神，真誠憐憫我的語意，又加他的神色舉動，還是很戀愛我的，我要讀者曉得，我當地立刻饒恕他；並非是外面饒恕他，話語饒恕他，是心裏饒恕他。

過了一回，他說道：『柘梧，你曉得我是個惡棍？』

我答道：『先生，是的。』

他說道：『你就用最有力最鋒利的話告訴我，——不要饒我。』

我答道：『我疲倦了，心裏又要作嘔，我不能說，我要喝口水。』他歎一口氣，抓住我的手，扶我下樓。起初，我不曉得他領我到什麼屋裏；我原覺得渾身冰冷，這屋裏生了火。我纔覺得暖。精神慢慢的提起來。他送點酒到我脣邊，又給我些東西吃；我的精神纔復原；纔曉得是在書房裏，坐在他的椅子上，他站得離我很近。我想道：『最好我這時候不受什麼痛苦，就辭了人世，我就不必用力解散不能解散的關係。我是一定的離開他，我卻不願離開他，——不能離開他。』

他問道：『柘梧，你現在覺得怎麼樣了？』

我答道：『我覺得好得多；再過一回，我就可以完全復原了。』

他說道：『柘晤，你再喝一點酒。』

我喝了點酒；他把滿盃放在桌上，站在我面前，很留心的看我。忽然掉過頭去，要喊又喊不成聲，好像是非常之感動；脚步很急的走到那一頭，又走回來；哈腰對我，好像是要同我接吻；我記得，這時候我們不能親熱的了。我掉轉臉，用手推開他的臉。

他匆忙的喊道：『什麼！這是怎麼講？我曉得了！你不願意同波達米申的丈夫接吻？你當我兩手抱在懷裏的，另有人在？』

我答道：『先生，毋論怎樣，我不能受你的親熱。』

他答道：『柘晤，我省了你許多唇舌；我替你說了吧，——你要答我，你有的是妻室，——我猜得對麼？』

我答道：『你猜着了。』

他答道：『倘若你有這種意思，你當我是個陰謀的蕩子了，——是一種下賤無恥專好漁色的

蕩子，用了許多陰謀詭計，騙你入了圈套，損害你的貞潔，不顧你的廉恥。你有什麼說的？我看你不能說話：第一層，你還是有點暈，無力說話；第二層，你還未習慣斥罵我；況且你是滿眼是淚，你若是多說話，就禁不住淚如雨下的了；你又不願意斥責我，不要大鬧一場；你現在的心裏，在那裏想，應該怎樣作事，不是想應該說些什麼話。我曉得你——我已經防備了。」

我說道：『先生，我不願意作什麼事反對你。』我曉得我說話的時候，我的聲音有點發抖，我不敢多說。

他說道：『據你意思，是不害我，據我的意思，你想法害我。剛才你不許我同這接吻，你的意思就是說，你是個有婦之夫，我要躲避你，離開你，你的意思是完全當我作個路人。住在我這裏，不過是當阿狄拉的保姆；我若是對你說句有交情的話，或是另眼看待你，你就說：「這個人幾乎把我當作的外寵；我只好用冰霜的態度對待他。」你自然就變作冰霜了。』

我定定我的精神，清清我的喉嚨，說道：『先生，我的環境全改變了；我一定也要改變——這是毫無疑義的：要免得將來許多情感的變動，覺得許多追憶前事，惟有一法——阿狄拉只好另找保

姆。』

他說道：『阿狄拉須入學校，——我早已安排好了的；我也不願令唐菲大宅的舊事攪擾你的心思。唔，你不必住在這裏，我是不住在這裏，我曉得唐菲大宅是有個惡鬼的，我當初就不該請你在這裏住。我未見過你的面以前，我早已吩咐嚴謹防範，嚴守祕密；因為我恐怕有人知道宅裏有個瘋子，阿狄拉是永遠找不着保姆的，人家曉得了都是不願意住在這裏的。我還有一所大宅，在芳爾甸，比這裏幽深得多，我原可以把瘋子送到那裏住，但是我心裏有點不忍，因為那宅子在森林裏，很不合衛生，我良心上過不去。那裏地方是很潮溼，瘋子住在那裏，不見就會得病死的。我就可以脫然無累；我卻不能這樣作，但是惡人都有他的短處；我的短處，就是，我毋論怎樣怨恨一個人，我不能作借刀殺人的事。』

『但是把瘋子藏在你的左近，是如同蓋住一個孩子，卻把他放在有大毒的樹下，是會中毒的。但是我要把唐菲大宅關閉起來：把大門釘死，把下排的窗戶蓋上木板；給普爾一年二百鎊，叫她同我的妻室住在這裏。普爾有了錢，就肯作，她還可以把她的兒子喊來同住，瘋子若是發作，她兒子可

以隨時幫忙。」

我截住他說道：「你爲什麼對於那個女人，一點都不留情：你說起來，是恨極她的了。這是很苛虐的，——她既是個瘋子，她也沒法叫她自己不瘋。」

他答道：「我的小寶貝，（我還是這樣稱呼你，因爲你真是我的小寶貝。）你不曉得你自己說什麼話；你又看錯我了：我並不是因爲她瘋，我恨她。假使你瘋了，我恨你麼？」

我答道：「先生，我看你是要恨的。」

他答道：「你又錯了，你是完全不曉得我，你完全不曉得我愛情的能力。你身上毋論那裏一小點的肉，我看得極寶貴，如我自己的肉一樣：你得病也罷，你受痛苦也罷，總是一樣可寶貴的，你的心，就是我的至寶，你的心若是傷了，還是我的至寶；假使你發狂，亂打亂殺，我不是用衣裳箍緊你，使你動不得，我是要用兩手抱住你的——假使你是發狂，亂抓我，我還是覺得你是可愛的：假使你同那個瘋子一樣發了狂，跑過來傷害我，我還是伸出兩手摟抱你，一面還是愛你，一面不使你傷害我。我對於你不會同對待她那樣的，我是不會厭恨你躲開你的：你安靜的時候，我是自己看守你，不用別

人的；我還是勞而不怨的，用柔情對待你，那怕你不理我，我還是一樣的待你；你的眼睛雖然不認得我，我還是不知疲倦的看你的眼睛。但是我這時候何必說這一串的話？我剛纔說的是，要你搬出唐菲大宅。你曉得的，我們已預備上路：明天你就動身，柘梧，我不過要你在這宅子再忍受一夜，從此以後，我們就永遠離開這個瘋子，離開一切恐怖的事！我有地方好躲避，到了那裏，就不聞可恨的舊事，無人來驚擾，也無人造謠言，無人汗蠱我。

我截住問道：「先生，你帶阿狄拉同去麼？她可以作你的同伴？」

他問道：「你這句話是什麼意思？我告訴過你，我要送阿狄拉入學校！我要什麼孩子同我作伴？——她不過是個法國跳舞女人的私生子，並不是我自己的兒女。你何必替她同我求情？我問你，你為什麼派阿狄拉作我的同伴？」

我答道：「先生，因為你說要歸隱，一個人歸隱是很寂寞的，你不耐煩寂寞。」

他說道：「一個人歸隱麼？我須同你解說明白。我看不出你這時候的面色，內裏包藏了什麼心思。你同我歸隱，你曉得麼？」

我只搖頭，這時候他是很受了激動，很要些膽子，纔敢對他，不說話的反對他。他原是在屋裏走來走去，這時候忽然站住了，瞪眼看我，看了許久：我轉過眼來看火，竭力作個鎮靜。

他也力作安詳的說道：『我要試試，解開柘唔性情中的結扣，這一軸的絲，原是很直，繞得很清楚的；但是我很曉得忽然會亂作一團，解不開的。現在又生麻煩，又要惹氣了！我早就想過，要一部分沙姆遜（人名，見舊約）的大力，打斷了一切爲難。』

他重新走來走去，隨後站在我面前。

他哈腰低頭，要接近我的嘴唇，說道：『柘唔，你讓我說理給你聽？你若是不受理勸，我就要用蠻力。』這時候他的聲音很啞；他的神色是快要動蠻的打斷一切束縛。我曉得再過一回，他節制不住自己，我也制不住他的了。這是極危險的關頭，若是我抗拒他，若是跑開了，若是現出害怕，我就毀了，他也毀了。但是我不害怕，毫不害怕，我覺得內裏有力，有可以支持的力量。我抓住他的手，我安慰他，說道：『你請坐下，我同你說話，你要我說多久，我就說多久。我聽你說，不管你所說的有理無理。』

他坐下：我卻並不請他說。我這些時候很費了大事，纔忍住眼淚；因爲我曉得他不喜歡見我哭。

現在我只好不忍了，讓眼淚流出來。若是他看見我哭不高興，更好。於是我放聲的大哭。

不到一回，我聽見他勸我鎮靜，不要哭。我說他這樣生氣，我禁不住我的眼淚。

他說道：「柘唔，我並非生氣，不過是我太愛你了；你對我放出這樣的鐵石臉來，我受不住。你不要哭，擦乾眼淚吧。」

我聽見他的溫柔聲音，知道他把氣壓下去了；我就安靜下來。這時候他要把頭放在我肩上；我不許他。他又要拉我到身邊，我又不許他。

他這時候說話的聲音很慘淒，我聽了極其難過。他說道：「柘唔！柘唔！你不愛我了？原來你所看重的，不過是我的地位，作我夫人的身分。現在你以為我不能作你的丈夫，你不敢靠近我。遠遠的躲開我，當我是個癩蝦蟆，是個猴子。」

他這幾句話，很傷我，如同刀割；但是我有什麼話好說呢？作些什麼呢？也許這時候我不該說什麼，不過作什麼；但是我很傷他的心，我覺得很難過，只要我能夠有藥可以敷傷止痛的，我是要用的。我說道：「我愛你，很愛你，但是我不能發露我的愛情，不能放縱我的愛情；這是我末後一次告

訴你的話。」

他說道：「柘唔！這是末後一次麼？你試想看，你住在我這裏，天天同我見面，若是愛我的話，你能夠永遠同我遠離，能夠永遠冷淡相向麼？」

我答道：「這時作不到的；我很曉得作不到；故此我見得，只有一個法子：若是我說出來，你聽見了，更生氣。」

他說道：「你說出來？若是我生氣，你有哭臉的法子。」

我說道：「洛赤特先生，我一定要同你分離。」

他說道：「柘唔，你同我離開多久？你可以離開我幾分鐘，你去理順你的頭髮，你的頭髮亂了；你臉上發燒，你去用冷水浸浸。」

我說道：「我一定得離開唐菲地方，離開阿狄拉；我一定要同你終身永遠分離；我只好另入一個新世界，在生地方同生人相處。」

他答道：「自然，我告訴過你，你該離開的。你說要離開我，這是句瘋話，我只好看。你的意思是

要變作我一部分。你說到另入一個新世界，這卻是不错：我一定要你作我的夫人；我並未娶親，我一定要你作洛赤特夫人，——名是我的夫人，實亦是我的夫人。你我活在世界上的時候，我只有你。在法國南邊地中海濱我有一所房子，你就在那裏過歡樂天真爛漫的日子。你永遠不必害怕我設計騙你，——騙你作我的外寵。你爲什麼搖頭？柘唔，你須講理；不然，我又發狂了。」

他的聲音，他的手，都很發抖；鼻孔大張；兩眼冒火；我卻不怕，我說道：「先生，你的夫人，還活在世上；這是件事實，你今早也承認的。若是我從你所願，同你同住，我豈不是你的外寵麼？若說不是的，是句強辭奪理的話，是句欺人的話。」

他答道：「柘唔，我不是個好性子的人，你忘記了：我是不能長久忍耐的人；我又不是個淡定人。爲哀憐我，哀憐你自己起見，你試試伸手過來，按我的脈，是亂跳的，你須小心。」

他露出手腕，伸過來：我看他的臉同嘴唇，都全無血色；這時候，我困難到了極點。抗拒他，激動他，是不能的，答應他，順從他，又不可。凡人到了窮途末路，只好聽天，我也只好聽天的了：我不由自主的，喊道：『上帝助我！』

洛赤特忽然喊道：『我是個傻子！我只管告訴她，我並未結婚，卻並不把理由解說給她聽。我忘記了，她不曉得那個女人的性情，也不曉得當日我同那女人結婚的情形。』柘唔若是曉得我所曉得的，她一定與我同意柘唔，你把手放在我手裏，使我有眼看見你，手摸住你的證據，證明你在我身邊——我用單簡的幾句話，把我那件事體的情形告訴你。你能留心聽麼？』

我答道：『先生，我能，你若是要說幾點鐘，我也能留心聽。』

他說道：『柘唔，不過幾分鐘。你向來曾否聽說過，我並不是長子；從前我原有一個哥哥。』

我答道：『我記得弗菲士太太，有一次告訴過我。』

他說道：『你聽見說過我的父親是個極貪財的人麼？』

我答道：『我聽見過，好像有這種話。』

他說道：『我父親因為貪財，要保存整部的家產；不肯分開給我一份；立意一切都給我的哥哥羅侖。但是他又不肯叫我作個窮漢。於是想法子，要我同富家結婚。不久，他就找着一家，有一位米申，是他的老朋友，是西印度一個富商，是個開墾種植的。他曉得他一定很有錢，就打聽他的家事，曉得